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六十一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二

楊佐

李兌

從弟先

沈立

張揆

張燾

俞充

劉瑾

閻詢

葛宮

子思書

張田

榮諲

李載

姚渙

朱景

子光庭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煦

楊仲元

俞良肱

潘夙

楊佐字公儀本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宣及進士第
為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栢木為
榦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之
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
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
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舊累遷河陰
發運判官榦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舟不

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通河疏溝澮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儻不濬復舊跡後將廢矣乃從其策出為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墓百數怨聲盈塞詔開封鞫治官吏獨捨佐不問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黜不聽召為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權發

遣開封府嘗使契丹國饋以方物書獨稱名英宗升遐
奏遺留物再往使卒于道年六十一詔護喪歸賻以黃
金恤其家

李兌字子西許州臨潁人登進士第由屯田員外郎為
殿中侍御史按齊州叛卒獄成有欲夜篡囚者兌以便
宜斬之人服其略張堯佐判河陽兌言堯佐素無行能
不宜以戚里故用改同知諫院狄青宣撫廣西入內都
知任守忠為副兌言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非計

仁宗為罷守忠太常新樂成王拱辰以為十二鍾磬一
以黃鍾為律與古異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詔近
臣集議久而不決兌言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
詎容輕議願參新舊但取諧和近雅者合而用之進侍
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轉運使制祿與郡
守殊時有用彈劾奪節及老疾請郡者一切得仍奉稍
兌言非所以勸沮乃詔悉依所居官格兌在言職十年
凡所論諫不自表襮故鮮傳世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

字以寵徙越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南人謂自劉氏納土後獨允著清節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徙鄧州富人榜僕死係頸投井中而以縊為解允曰既赴井復自縊有是理乎必吏受賕教之爾訊之果然允歷守名郡為政簡嚴老益精明自鄧歸泊然無仕宦意對便殿力丐退英宗命無拜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諡曰莊從弟先

先字淵宗起進士為虔州觀察推官攝吉州永新令兩
州俗尚訟先為辨枉直皆得其平知信州南安軍撫楚
州歷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田其後
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執以為盜
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
語在信為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在楚為照天燭
稱其明也楚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之里胥白于官先
懲焉但令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為徒刑毀其按明日龍

舒來先引囚曰汝罪應杖以通判貸汝矣遣之出積官至祕書監致仕兄允尚無恙事之彌篤以子叙封得太中大夫閒居一紀卒年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舉進士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埽采撫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為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悉守為法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豪民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為責

償茶禁害民山場榷場多在部內歲抵罪者輒數萬而
官僅得錢四萬立著茶法要覽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張
方平上其議後罷榷法如所請立召為戶部判官奉使
契丹遣行冊禮欲令從其國服不則見於門立折之曰
往年北使講見儀未嘗令北使易冠服况門見耶契丹
愧而止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方興六塔河召與議立
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
賢修撰知滄州進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出為江淮發

運使居職辦治加賜金數詔嘉之知越州杭州審官西
院江寧府初立在蜀悉以公粟售書積卷數萬神宗問
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徙宣州提舉
宗禧觀卒年七十二

張揆字文裕齊州歷城人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
入寇遊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拔刀遮止於門力
治守備遊騎為之引去郡守媿始謀掠為已功及陷以
罪蘊受而不校揆幼篤孝蘊病刲股肉以療舉進士知

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時入石介獻
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丁內艱時隆寒徒跣舉柩
叩首流血與兄揆廬墓左明道中京東饑盜起以御史
中丞范諷薦知萊州掖縣民訴旱于州拒之揆自薦奏
聞詔除登萊稅通判永興軍為集賢校理四遷為龍圖
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宦者閻士良為鈴轄多撓帥權用
危法中軍校揆直之而劾士良英宗登極朝廷使來告
士良辭疾居家宴客自若奏抵其罪入判太常司農寺

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熙寧七年卒年八十揆忠篤誠慤
既老益康寧少從劉潛李冠遊及其死率里人葬之置
田贍其孥事揆如父理家必諮而行為鄉黨矜式

張燾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舉進士通判軍州
州卒謀亂期有日燾得告者徐詣營取首惡寘諸法知
沂濰二州沂產布濰產絹而有司科賦相反燾始革之
濰多主田率計畝徵絹而蠲河役燾不肯踵例廢法還
其役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已而已無妨

後人汝勿著為式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
胡決燾拯溺拯饑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
點河東陝西京西刑獄為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江淮
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壞燾悉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為
戶部副使京師賦趨於酒人有常籍毋問售不售或廢
產以償燾請罷歲額嚴禁令隨所用趨多寡以售自
課增溢官修睦親宅議取民居燾言芳林園有餘地宗
室足自處無庸起民居從之孝嚴殿成請圖乾興以來

文武大臣像於壁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
浮橋壞鐵牛皆沒水中燾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為衡絕
石其秒挽出之橋復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為邊人
所憚故縱善馬誘使取之而彊以漢法燾按得其狀俱
以隸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盜燾嚴
保伍使不得隱而申其捕限南蠻寇黎雅討走之罷磨
刀崖戍卒改知瀛州母喪服闋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
以堂帖神宗特命賜詔判太常寺知鄧許二州復判太

常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由給事中易通議大夫
卒年七十燾才智敏給常從范仲淹使河東至汾州民
遮道數百趨訴仲淹以付燾方與客奕局未終處決已
竟英宗時三司前奏事帝詰鑄錢本末皆不能對燾悉
論無隱帝是之顧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為觀察使守
邊曰卿家世事也燾對曰臣叔父亢有大才臣愚不可
繼遂止

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為都水丞提

舉沿汴淤泥溉田為上腴者八萬頃檢正中書戶房加
集賢校理淮南轉運副使遷成都路轉運使茂州羗寇
邊充上十策禦戎神宗遣內侍王中正司經制建三堡
復永康為軍因詐殺羗衆以為中正功與深相結至出
妻拜之中正還闕舉充可任召判都水監進直史館中
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媚事中正命遂寢河決曹
村充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槩論水衡之政不修因
循苟且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兵之在役者僅十餘人

有司自取敗事恐未可以罪歲也加集賢殿脩撰提舉
市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事當賜錢充曰奏課職也願
自今罷賜詔聽之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
繩治輒肆悖充嚴約束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疾
苦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
不畏威而懷惠環州田與夏境犬牙交錯每穫必遭掠
多棄弗理充檄所部復以時耕植募家族山夷叛舉戶
亡入西者且三百充遣將張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反

之充之帥邊實王珪薦欲以過司馬光之入充亦知帝
有用兵意屢倡請西征後言夏酋秉常為母梁所戕或
云雖存而囚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凶恣國人怨嗟實
為興師問罪之秋也秉常亡將有桀黠者起必為吾患
今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秉傳入覲
面陳攻討之畧詔令掾屬入議未及行充暴卒年四十
九

劉瑾字元忠吉州人沆之子也第進士為館閣校勘沆

亡得褒贈知制誥張環草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不能食
闔門哀經邀宰相自言朝廷為改書命黜環為州瑾亦
坐衰服入公門罷職沒喪不就官丐守墳墓王素為請
以伸孝子之志詔復職遷集校理通判睦州為淮南轉
運副使召修起居注加史館脩撰河北轉運使拜天章
閣待制知瀛州坐與世居通問徙明州未行改鎮廣州
與樞密院論戍兵不合改虔州戰懼都監楊從先奉旨
募兵不至擅遣其子懋糾諸縣巡檢兵集郡下瑾怒責

之遽發悖謬語懋訴瑾于朝遂廢于家踰年復待制知
江州歷福州秦州成德軍卒瑾素有操尚所泣以能稱
然御下苛嚴少縱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

閻詢字議道鳳翔天興人少時以學問著聞擢進士第
又中書判拔萃科累遷祕書丞為監察御史裏行詔治
王素獄坐有姻嫌不以聞降監河陽酒稅累遷為鹽鐵
判官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軌淀近者王
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葱嶺而迂

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邪惠慚不能對加直
龍圖閣知梓州徙河東轉運使言三路土兵疲老者聽
其族以強壯者代從之進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大河
漲壞浮橋詢易為長橋拜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不即赴
罷職知商州神宗轉右諫議大夫改邠同二州提舉上
清太平宮卒年七十九

葛宮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堂書記善屬文
上太平雅頌十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

寶符閣頌為楊億所稱知南充縣東川饑民艱食部使者檄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知南劍州土豪彭孫聚黨數百憑依山澤為盜出害吏民不可捕宮遣沙縣尉許抗諭降之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課歲不登宮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宮曰天地所產吾固盜之又可為功乎卒不言徙知滁秀二州秀介江湖間吏為關涇潰上以征往來間有昏葬趨期者多不克宮命悉毀之積官秘書監太子賓客治平

中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一宮性敦厚恤錄
宗黨撫孤嫠賴以存者甚衆宮弟密亦以進士為光州
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
為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
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
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即退
居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平生為詩慕李商隱有
西崑高致子書思踵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

以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
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以為
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行始乞監新市
鎮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冢舍
累年乃出仕歷封丘主簿漣水時兄書元為望江令同
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已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
封檄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
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三特諡曰清孝子勝仲孫立

方皆以學業至侍從世為儒家勝仲自有傳

論曰佐立擅水衡之政為時所稱允居官論諫無所表
襮先克承之揆之孝燾之智瑾之苛嚴詢之辭令皆著
一時自致顯官俞充制軍禁暴足為能臣而希時相之
意倡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既乎葛氏自宮
以下簪纓相繼盛哉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錄歐陽脩
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策增七郡塘水詔

通判集議田曰此非禦敵策也壞良田浸冢墓民被其

害不為便因奏疏極論調監郢州稅久之通判冀州內

侍張宗禮使經郡酣酒自恣守貳無敢白者田發其事

詔配西陵酒掃攝度支判官裕享太廟又請自執政下

差減賚費唐介論其虧損上恩出知蘄州俄提點湖南

刑獄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知湖州徙廬州治有

善迹移桂州異時蠻使朝貢假道與方伯抗禮田獨坐

堂上使引入拜於庭而犒賄加腆土豪劉紀廬豹素為

邊患訖田去不敢肆京師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徃徃病
於瘴癘田以兵法訓峒丁而奏罷戍或告交趾李日尊
兵九萬謀襲特磨道諸將請益兵田曰交趾兵不滿三
萬必其國有故長虛聲以嚇我耳謀既得實果其兄弟
內相殘懼邊將乘之也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
龍蕃從其使入貢凡十反至是龍以烈來復從之田因
其入謁詰責之梟其首欲并斬以烈叩頭流血請命田
曰汝罪當死然事幸在新天子即位赦前汝自從朝廷

乞恩乃密請貸其死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
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
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偽召戒邏
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城
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為人伉直自
喜好嫚罵氣陵其下故死無哀者然臨政以清女弟聘
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顧曰南海富諸物但身為
市舶使不欲自汙爾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

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榮諲字仲思濟州任城人父宗範知信州鉛山縣詔罷
縣募民采銅民散為盜宗範請復如故真宗嘉異擢提
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歷官九年諲舉進士至鹽鐵判
官晉州產礬京城大豪歲輸錢五萬緡頗其利諲請權
于官自是數入四倍為廣東轉運使廣有板步古河路
絕險林箐瘴毒諲開真陽峽至浼口古徑作棧道七十
間抵清遠趨廣州遂為夷塗復入為開封府判官太康

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

賈黯疑有妖請殺其為首者而流其餘諍持不從各具

議上之中書是諍議但流其首而杖餘人加直史館知

澶州改京東轉運使萊陽產銀砂民有私採者事露安

撫使欲論以劫盜諍曰山澤之利人得有之所盜者豈

民財耶貸免甚衆又使成都府路召為戶部副使以集

賢殿脩撰知洪州以疾故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秘書

監年六十五

李載字伯熙黎陽人少苦學隆暑讀書置足于水雖得疾不舍去登進士第調冀州推官知大名冠氏縣府守呂夷簡入相薦其材知齊州鈐轄趙瑜使酒毆載乃扃戶避逸瑜得罪載坐不舉劾黜為信陽軍安撫使錢明逸等為之申理改常州知祥符縣有巫以井泉飲人云可愈疾趨者旁午載杖屨堙其井歷知虢州漣水軍載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至病亟不能食載亦不食母知之為強食六為州一以寬厚稱以光祿卿提舉仙源觀

卒年七十四

姚渙字虛州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徹者以討平瀘夷策功為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渙第進士監益州交子務發姦隱萬緡主吏皆當死渙曰戮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蔽姦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活者衆知峽州宜都民為盜所殘縣執囚訊服以獄上渙移劾於他有司居亡何真盜獲大江漲溢渙前戒民徙儲積遷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埽臺

為木岸七十丈繚以長隄捷以薪石厥後江漲不為害
民德之徙知涪州賓化夷多犯境渙施恩信拊納酋豪
爭羅拜廷下訖渙去無驚終光祿鄉年六十七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滎澤簿西方用兵
詔侍從館閣舉縣令景預選知隴州汧源縣累遷知汝
州葉驛道遠隸囚為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為葉家關景
重禁以絕其患擢知壽州秩祿視提點刑獄始至亟發
廩振給以勸富者出積穀所活數萬城西居民三千室

建請築外郭環入之公私稱便再遷光祿卿熙寧初病革自占遺表呼其子光庭操筆書之其畧云切聞河北水災地震陛下當減膳避殿齋居加省召二府大臣朝夕諮訪闕失思所以弭咎凡數百言無一語求恩卒年七十一詔加賻贈錄其子以官

光庭字公揆十歲能屬文辭父蔭擢第調萬年主簿數攝邑人以明鏡稱歷四縣令曾孝寬以才薦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勿以人類畜之

蓋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於廣土闢地也
又問治何經對曰少從孫復學春秋又問今中外有所
聞乎對曰陛下更張法度臣下奉行或非聖意故有便
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矣帝以其言為疎
闊不用簽書河陽判官從呂大防於長安幕府五路出
師討西夏雍為都會事倚以辦調發期會甚急光庭每
執不從使者怒將加以乏興罪光庭求免去大防為之
解哲宗即位司馬光薦為左正言首乞罷提舉常平官

保甲青苗等法論蔡確為山陵使而乃先靈駕而行為
臣不恭又言章惇欺罔肆辨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宣
仁后喜其守正諭令盡言毋有所畏避遷左司諫又論
蘇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
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媿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
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
為之善志而不當以媿刻為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
之不忠者未幾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

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諷祖宗也遂止河北饑遣持節行視即發廩振民而議者以耗先帝積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論蔡確怨謗之罪確貶新州拜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乞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召還復為給事中坐封還劉摯免相制復落職守亳歲餘徙潞州加集賢院學士鄰境旱饑流民入境者踵接光庭日為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暇食遂感疾猶自

力視事出禱雨拜不能興再宿而卒年五十八紹聖中
追貶柳州別駕元符初又停錮其諸子光庭始學於胡
瑗瑗告以為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徽宗立復
其官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登進士第調寧國軍推官州庾積
穀腐敗轉運使移州散於民俾至秋償新者守將行之
琮曰穀不可食強與民責而償之將何以堪持不下守
愧謝而止呂公著尹開封薦知陽武縣役法初行琮處

畫盡理旁近民相率撾登聞鼓願視以為則徽宗召對擢利州路江東轉運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詭稱逃絕者九千戶他縣皆然言於朝命以戶部判官使江浙選彊明吏立賞剔抉吏幸賞以多為功琮亦因是希進民患苦之得緡錢百餘萬進度支判官頒職式於諸道淮南賦入甲它部以為轉運副使徙梓州路元祐初言者論其括隱稅之害黜知吉州御史呂陶又言巴蜀科折已重琮復強民輸稅且無得以奇數併合人尤咨怨

於是凡以括田受賞者悉奪之歷相洪潞三州潞有謀亂者為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亟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入為太府卿遷戶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杭州永興軍河南瀛州卒年七十五琮長於吏治而所至主於培克為士論嗤鄙子回紹興初參知政事

朱壽隆字仲山密州諸城人以蔭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

有姦逾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
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畧耳目捕斬
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嶺外新經儂寇脩營城障貴
州虐用其人不能聊生壽隆馳詣州械守送獄奏黜之
老稚婦女遭亂流轉不能自還者檄所在資送其還舊
制溪蠻侵暴羈縻州雖殺人無得讐言報壽隆請聽相償
蠻始畏戢歷鹽鐵度支判官夔路轉運使巴峽地隘民
困於役免其不應法者千五百人復為鹽鐵判官京東

轉運使賜三品服歲惡民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為田
僕舉貸立息官為置籍索之貧富交利以少府監知揚
州卒年六十八壽隆為人和厚接談怡怡必當於理而
不屈於權貴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
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
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為暴耶青感其
言而止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所至著清名

知信陽軍官捕為妖術者餘黨懼及羣聚山谷間士宏
請減其罪招之即相率歸命徙知漢州校實民產使力
役不濫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田多虛籍士宏考校
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彥博包拯
以廉能薦由三司開折司擢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廣州
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為寇嶺徼驚搖士宏灼其
非是日從賓客宴遊為樂民賴以安受代還引疾丐便
郡知鄭州未幾以光祿卿致仕卒年七十三凡衣衾棺

柳之制皆有遺命戒諸子勿為銘誌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轉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為御史臺推直官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賄中丞張昇訊

而論之鞠未就敕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直昌齡乞
外遷知濮合二州合居涪漢間夏秋患於淫潦煦築東
隄以禦之赤水縣鹽井涸奏蠲其賦累官光祿卿卒年
七十七煦友愛兄熙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
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鬪所以待捕已而
死者甦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遂輟訟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
拒之曰邑未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

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
實仲元也竟免其稅知澤州沁水縣民持物來輸者視
其價稍增之餘則下其估官有所須不强賦民聽以所
有與官為入度相當則止率常先辦河外用兵督餉轉
西界夕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徑路亟命去
之民以困乏為辭不聽寇果夜出劫諸部沁水獨免後
二十年其子過縣父老拜泣曰河西之役非公無今日
矣初軍期尚緩而仲元督行良急至則芻糧有不集者

皆可賤市後期者物數倍其價民始知其為利州買羊
斂民差出錢帛滋蔓病民為甚仲元更其令戶纔費錢
百又遣吏市羔於他所明年以供州不科一錢徙知鄖
鄉縣宰相張士遜先瑩隸境內將屬之召不往至則按
籍均役之雖堂帖求免不為減歷知光虔虢三州官光
祿卿改中散大夫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
怒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為報
國耳卒年七十五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叅軍
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視驗屍與刃疑之曰
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白府請自捕逮未幾更獲
真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榜
掠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肱陰知其為盜亟捕
詰之賊盡得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陰縣縣逋麥數千石
歲責里胥代輸良肱論列之遂蠲其籍通判杭州江潮
善溢漂官民廬舍良肱壘石隄二十里障之潮不為害

時王陶為屬官常以氣犯府帥吏或訴陶帥挾憾欲按之良肱不可曰使陶以罪去是以直不容也帥遂已後陶官于朝果以直聞知虔州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自虔出多弱子寡婦良肱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俸錢嫁之以母老得知南康軍丁母憂服除為三司使判官方關陝用兵朝議貸在京民錢良肱力爭之會大臣亦以為言議遂格內府出腐幣售三司三司吏將受之良肱獨曰若賦諸軍軍且怨不則貸諸民民且病請付

文思以奉帷幄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
司汴水澱淤流且緩執政主挾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
不與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
可使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挾河良肱
言自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渴藉蔭
以休又其根盤錯與隄為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得廼
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為屈改太常少卿知潤州
遷光祿卿知宣州治為江東最請老提舉洪州王隆觀

卒年八十一七子卞爽最知名卞字洪範爽字荀龍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爽博學多大畧累為唐州判官湖北安撫司勾當機宜文字討叛蠻有功知沅州蠻殺沿邊巡檢卞設方略復平之加奉議郎先是良肱為鼎州推官五溪蠻叛良肱運糧境上周知其利害上書言此彈丸地不足煩朝廷費不如棄與而就撫之當時是其議未果棄也及蠻叛斷渠陽道扼官軍不得進卞適使湖北帥唐義問即授卞節制諸將陰選死士三千人夜

銜枚繞出賊背伐山開道漏未盡數刻入渠陽黎明整
衆出賊大駭盡銳來戰奮擊大破之鼓行度險賊七遇
七敗斬首數千級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為砦盡拔
居人護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即位復奉
議郎管勾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為靖州又論前事免終
於家爽尚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
五事言過剴切元祐末爽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事
章惇憾爽不附已乃摘其言為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

除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廟
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潘夙字伯恭鄭王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仁
壽主簿久之知韶州擢江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湖北
刑獄邵州蠻叛湖南騷動遷轉運使專制蠻事親督兵
破其團峒九十徙知滑州改湖北轉運使知桂州坐在
湖北時匿名書誣判官韓繹謫監隨州酒稅起知光化
軍大臣以將帥才舉之易端州刺史再遷徙廊州召對

訪交廣事稱旨還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復知桂州交人
敗於占城偽表稱賀以為大捷神宗詔之曰智高之難
方二十年中人之情燕安忽事直謂山僻蠻獠無可慮
之理殊不思禍生於所忽唐六詔為中國患此前事之
師也卿本將家子寄要蕃宜體朕意悉心經度夙遂上
書陳交趾可取狀且將發兵未報而徙河北轉運使歷
度支鹽鐵副使知河中府章惇察訪荆湖討南北江蠻
猺陳夙憂邊狀以知潭州再遷光祿卿知荆南鄂州卒

年七十

論曰士之官斯世有一善可稱致生民咸被其澤於無窮者故州郡之寄為尤重張田免禁兵毒於瘴癘士宏考圭田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謹載煦渙士宏壽隆輩皆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怒加人良肱明於折獄夙以將家子而能留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若琮也雖長於吏治而所至培剋君子奚取焉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六十二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三

徐禧

李稷附

高永能

沈起

劉彛

熊本

蕭注

陶弼

林廣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游以求知古今事變風俗利疚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

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脩撰經義局遂以布衣充檢討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試於有用之地即授鎮安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學公事歲餘召對顧問久之曰朕多閱人未見有如卿者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與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雜治趙世居獄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嘗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

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
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為至寶之詳及鞠世
居得之逮捕士寧而宰相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劾
士寧以妖妄惑世居致不軌禧奏士寧遺康詩實仁宗
製令獄官以為反臣不敢同百祿言士寧有可死之狀
禧故出之以媚大臣朝廷以御史雜知樞密承旨參治
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進禧集賢校理檢正禮房安石
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

五百萬買田事詔禧參鞠禧陰右惠卿綰劾之會綰貶
官獄亦解禧出為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元豐初召知諫
院惠卿在廊廷欲更蕃漢兵戰守條約諸老將不謂然
帝頗采聽將推其法於他路遣禧往經畫禧是惠卿議
渭帥蔡延慶亦以為不然帝召延慶還加禧直龍圖閣
使往代以母憂不行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
制行罷知制誥專為中丞鄧綰守長安禧疏其過帝知
其以惠卿故雖改綰青州亦左遷禧給事中种諤西討

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盡城橫山瞰平
夏城永樂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
從李稷主餽餉禧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
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
樂之形勢險阨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
於邊將事功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
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柵名雖非州實有其
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砦之大

有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
用工二十三萬遂城永樂十四日而成禧括舜舉還米
脂明日夏兵數千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說禧曰初
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與舜舉俱行括獨守
米脂先是种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
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
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
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詔諤守延州夏兵二十萬屯

涇原北聞城永樂即來爭邊人馳告者十數禧等皆不
之信曰彼若即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禧亟赴之
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不可守禧以為沮衆
欲斬之既而械送延獄比至夏兵傾國而至永亨兄永
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
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分陣迭攻抵城下曲珍
兵陳於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
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

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俄夏騎卒度水犯陳鄺延選鋒
軍最為驍銳皆一當百銀槍錦襖光彩耀日先接戰而
敗奔入城蹂後陳夏人乘之師大潰死及棄甲南奔者
幾半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喪馬八
千匹遂受圍水砦為夏人所據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
者大半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拒鬪珍度不可敵又白
禧請突圍而南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
以出皆不聽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稷死

之永能沒於陳初括奏夏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帝
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
後已而果然帝聞禧等死涕泣悲憤為之不食贈禧金
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諡曰忠愍官其家二十人稷工
部侍郎官其家十二人禧疎曠有膽畧好談兵每云西
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爾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
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
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猝與强敵遇至於

覆沒自是之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復用兵無意於西伐矣子俯自有傳

李稷字長卿邛州人父絢龍圖閣直學士稷用蔭歷管庫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脩拓深趙邢三州城役無愆素然峭刻嚴忍察訪使者以為言都水丞程昉亦訴其越職詔令件析御史周尹又論稷父死二十年不葬僅徙東路俄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為陝西轉運使制

置解鹽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
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种
諤起與靈議稷聞之亦上言可令邊面諸將各出兵撓
之使不得耕種則其國必困國困衆離取可決也及出
境稷督餉民苦摺運多散逸稷令騎士執之斷其足筋
宛轉山谷間凡數十人累日乃得死始稷受旨得斬郡
守以下於是上下相臨以峻法雖小吏護丁夫亦顛戮
不請軍食竟不繼諤謀斬稷客呂大鈞引義責之復使

還取糧既集諤猶宣言稷乏軍興致大功不就至削兩
秩貶為判官永樂既城稷輦金銀鈔帛充初其中欲夸
示徐禧以為城甫就而中已實積金既多故受圍愈急
而稷守之不敢去以及於難李舜舉別有傳

高永能字君舉世為綏州人初伯祖文岷舉州來歸即
拜團練使已而棄之北遷其祖父玉獨留居延州至永
能始家青澗少有勇力善騎射由行伍補殿侍稍遷供
奉官种諤取綏州發永能兵六千先驅入囉兀五戰皆

捷轉供備庫副使治綏德城闢地四千頃增戶千三百
即知城事元豐初為鄜延都監秋大稔夏人屯一千騎
於大會平將取稼永能簡精騎突過其營騎卒驚潰獲
鈐轄二人轉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
金等其身經畧使呂惠卿行邊永能伏騎谷中以備侵
軼邊騎果至馳出擊走之夏兵二萬犯當川堡永能以
千騎與相遇度不能支依險設疑兵且鬪且卻而令後
騎揚塵若援兵至者奮而前遂解去擢本路鈐轄四年

西討永能為前鋒圍米脂城邊人十萬來援永能謂弟
永亨曰彼恃衆集易吾軍營當大川宜嚴陳待其至張
左右翼擊之可破也詰旦鏖戰於無定河斬首數千級
得馬三千索駝牛羊萬計城猶未下密遣謀說降其東
壁守將衣以文錦導以鼓吹耀諸城下酋令介訛遇乃
出降進東上閣門使寧州刺史以年請老不許又進四
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永樂之役獻謀皆不用城既陷其
孫昌裔欲援之從間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

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其子世亮與昌裔求得尸以歸詔贈房州觀察使錄其子世亮為忠州刺史諸孫皆侍禁殿直永能家世州將所領多故部曲拊之有恩惠遇敵則身先之下有傷者載以已副馬故能得士死力遠近喜言其事稱之曰老高及死邊人無不痛惜嘗遇其遠祖唐綏州刺史思祥淘沙川廟得畫像及神道碑上之詔即所在賜田三十頃以奉祭祀永能之亡延州

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沒贈均州防禦使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與監真州轉般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遷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為人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為築隄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舉為監察御史

吏部格選吏以贓私結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
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著為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
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
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官省勿專任宦官宗室袒免親令
補外官復府兵汰冗卒書數十上以論興國鐵官事不
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蘄楚二州京東歲饑盜起除提點
刑獄至則開首贖法攜其伍盜內自暎疑轉相束縛唯
恐後改開封府判官為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

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為姦起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什六七召為三司鹽鐵副使直舍人院熙寧三年韓絳使陝西加起集賢殿脩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將寇長安起率兵討平之會韓絳城綏州不利起亦罷知江寧府入知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爾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為定制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

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趾可
取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畧之注蓋造謀者也至是復以
為難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
意事功討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點集土丁為
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建習繼命指使因督餉鹽之海
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
於是交趾益貳大集兵丁謀入寇蘓緘知邕州以書抵
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沮議起坐邊

議罷命劉彛代之以守廣日遏絕其表疏於是交人疑懼率衆犯境連陷廉白欽邕四州死者數十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起生平喜談兵嘗以兵法謁范仲淹仲淹器其材註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劉彛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徙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彛力居多第進士為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

種藝平賦役抑姦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築熙寧初為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擇水官以彛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彛請但啟楊橋斗門水即退為兩浙轉運判官知處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彛著正俗方以訓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醫易業俗遂變加直史館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趾陷欽廉邕三州坐貶均州團練副使安置隨州又除名為民編隸涪州徙襄州元

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還病卒於道年七十著七經中議
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三十卷

論曰兵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敵寡謀鮮有不自
焚者永樂之陷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由數
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禧稷永能之死宜矣起執議
益堅妄意輕舉雖貶官莫贖其責曩不能行所學而規
規然蹈前車之轍以濟其過焉得無罪

熊本字伯通番陽人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

士上第為撫州軍事判官稍遷祕書丞知建德縣縣令
填包魚池為窪田本弛以與民熙寧初上書言陛下師
用賢傑改修法度得稷卨皋夔之佐由是提舉淮南常
平檢正中書禮房事六年瀘川羅晏夷叛詔察訪梓夔
得以便宜治夷事本嘗通判戎州習其俗謂彼能擾邊
者介十二村豪為鄉導爾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
徒股栗願矢死自贖本請于朝寵以刺史巡檢之秩明
示勸賞皆踊躍順命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

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强弩遣大將王宣賈昌言率以進討賊悉力旅拒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乞降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上受貢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為漢官奴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神宗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焉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蠻中始此蔡京時為秀州判官本言其學行純茂練習新法薦為幹當公事河湟初復

本為秦鳳路都轉運使熙河法禁閼畧蓄積不支歲月
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員歲減浮費數十萬渝州南川獠
木斗叛詔本安撫本進營銅佛壩抗其尤焚積聚以破
其黨木斗氣索舉秦州地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堡建
銅佛壩為南平軍初熟獠王仁貴以木斗親繫獄本釋
其縛置麾下至是推鋒先登大臣議加本天章閣待制
帝曰本之文朕所自知當典書命遂知制誥帝數稱其
文有體命院吏別錄以進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

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說文苟
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為俗奮言納忠
者悠悠之徒相與蹙額盱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大號發
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圜
視四起交譴而合譟或諍於廷或謗於市或投劾引去
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
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譟譟之衆有以窺其間
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

也范子淵創浚河之役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居三年起知滁州改廣州召為工部侍郎宜州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州至則諭溪洞酋長戒邊吏勿生事請選將練兵代戍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民蔡寶珍扇龍蕃與峒戶相仇殺欲引兵致討以為功本質之色動縛而投之海蠻夷以為神謀告交人明年將入寇使者實其言詔訪本曰使者在道安得此藉使有謀何自先知之已而果妄

是時既以順州賜李乾德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暴勿
陽地而逐儂智會智會來乞師本檄問狀乾德斂兵謝
本因請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賜之南荒遂安轉運判
官許彥先議通湖南鹽於西廣計口授民度可得息三
十萬本言桂管民貧地瘠恐不堪命議遂格入為吏部
侍郎踰年力請外仍待制知洪州言者謂本棄八洞為
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府再知洪州召還卒於道有
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常言
四方有事吾將兵數萬鼓行其間戰必勝攻必取豈不
快哉舉進士攝廣州番禺令儂智高圍州數月方舟數
百攻城南勢危甚注自圍中出募海濱壯士得二千人
乘大舶集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即日發
縣門納援兵民持牛酒芻糧相繼入城中人始有生意
自是每戰以勝歸蔣偕上其功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
都監賊還據邕管余靖患其嘯誘諸洞以屬注注挺身

入蠻中施結恩信狄青師次賓州召會諸將疑注倚賊聲勢為姦利欲誅之注覺託為游辭不肯往賊破青始聞注前功以知邕州智高走大理國母與三弟寓特磨道注帥師往討獲一裨將引致臥內與之語具得賊情悉擒送闕下拜西上閤門副使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為其國所殺函首歸獻轉為使居邕數年陰以利啗廣源羣蠻密繕兵甲乃上疏曰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為事往天聖中鄭天益為轉

運使嘗責其擅賦雲河洞今雲河乃落蠻數百里蓋年
侵歲吞馴致於是臣已盡得其要領周知其要害今不
取異日必為中國憂願馳至京師面陳方畧未報而甲
洞申紹泰犯西平五將被害諫官論注不法致寇罷為
荆南鈐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畧智高
閩民為奴發洞丁采黃金無帳籍可考中使按驗頗有
實貶泰州團練副使淮南轉運使言注椎牛屠狗招集
游士部勒為兵教之騎射請徙大州以縻之詔改鎮南

軍節度副使近臣有訟注廣州功者起為右監門將軍

邠州都監熙寧初以禮賓使知寧州環慶李信之敗列

城皆堅壁注獨啟關夜宴如平時復閤門使管幹麟府

軍馬辭云身本書生差長拊納不閑戰鬪懼無以集事

時有言交人挫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注知桂

州入覲神宗問攻取之策對曰昔者臣有是言是時溪

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

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謂之兵不滿

萬妄也既至桂種苜皆來謁注延訪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均得其驩心故李乾德動息必知之然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會沈起以平蠻自任帝使代注而罷注歸卒于道年六十一詔優錄其子賻絹三百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注韓絳為安撫使施設何如對曰廟筭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為多

惟氣和能養萬物爾王韶為建昌參軍注曰君他日類
孫沔但壽不及後皆如其言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倣儻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
戲溪水上竚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鬪君宜
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兩岸圯木板又出大雲倉卒
遇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是異之
一見丁謂謂妻以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歷
中楊畋討湖南徭弼上謁畋授之兵使往襲大破之以

功得陽朔主簿儂智高犯南海畋為安撫使辟參軍謀
使下英江會諸將議擊未至智高解去弼舍舟從其徒
數十人間關步山赴畋次臨賀大將蔣偕適戰死餘衆
畏亡將被誅多降賊弼數與之遇亟矯畋命揭榜道上
諭使歸許以不死凡得千五百人府罷調陽朔令課民
植木官道旁夾數百里自是行者無夏秋暑暍之苦它
郡縣悉效之攝興安令移書說桂守蕭固浚靈渠以通
漕不聽至李師中卒浚之師征安南餽餉於是乎出大

為民利知賓容欽三州換崇儀副使遷為使知邕州邕
經儂寇井隧蕩然人不樂其生弼綏輯惠養至忘其勤
諸洞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贄皆感悅無犯
邊者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以望三邊
皆漫為陂澤亟窒垠江三門諭兵民即高避害俄而水
大至弼身先版甍召僚吏賦役為土囊千餘置道上水
果從竇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為發廩以
振於內方舟以饁於外水不及女牆者三板旬有五日

乃退公私一無所失亡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沒弼久於
邕請便郡徙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薦為辰州遷皇
城使降北江彭師宴授忠州刺史郭達南征轉弼康州
團練使復知邕州民再罹禍亂散匿山谷弼率百騎深
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攜幼以歸達帥官軍臨富良
江使弼殿交人納款達欲班師恐為所襲乃以計夜起
軍不整騎步相蹈藉亂行賊隔江陰伺覘知弼殿弗敢
追弼申令帳下毋動遲明結隊徐行達賴以善還建所

得廣源峒為順州枕柳為縣進弼西上閤門使留知順
州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戍卒死者什七八弼亦
疾甚然蚤莫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揚士莫不感泣疆
奮起為用交人襲取枕柳揚聲欲圖州獨難弼素得人
心賊動息皆先知獲間諜不殺諭以逆順縱之去恩威
兩施以是終弼在不敢犯加東上閤門使未拜而卒詔
錄其家五人弼能為詩好士樂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
家至貧不恤也既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

林廣萊州人以捧日軍卒為行門授內殿崇班從環慶
蔡挺麾下李諒祚寇大順城廣射中之李信敗於荔原
廣引兵西入破十二盤攻白豹金湯皆先登夜過洛河
夏人來襲廣揚聲選强弩列岸側實捲甲疾趨夏人疑
不敢渡嘗護中使臨邊將及烏雞川遽率衆循山行道
遇熟羌以險告廣不答夏人果伏兵於川計不行而去
告者乃謀也夏人圍桑遠城廣止守戒士卒即有變毋
得輕動火夜起積薪中衆屯守自若明日敵至馬平川

大持攻具來廣被甲啟他門鼓而出若將奪其馬敵舍
城救馬廣復入益脩守備夜募死士斫其營夏人數失
利始引退累遷禮賓使韓絳奏為本道將慶兵据北城
叛廣在南城望其衆進退不一曰是不舉軍亂也挺身
縋城出其後諭以逆順皆投兵聽命出者才三百人廣
語餘衆曰亂者去矣汝曹事我久能聽命不唯得活仍
有功得百餘人激厲要束使反攻城下兵禽戮皆盡遂
平北城出追亂者至石門山與之遇諭之不肯降縱兵

尾擊敵知不得免始請命廣曰不從吾言今窘而就死
非降也悉斬之遷本路都監詔入對神宗獎金湯石門
之功慰賜甚厚將使開熙河辭以不習洮隴事乃遷鈐
轄使還徙廊延攻踏白城功最遷皇城使進討洮羌加
帶御器械環慶副都總管安南用師詣闕請行帝曰南
方卑濕知卿病足西邊方開拓宜復歸擢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英州刺史邊臣或言往者劉平因救鄴道戰
沒今宜罷援兵廣曰此乃制賊長計也使賊悉力寇一

路而他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為已平之所以敗非
出援罪乃止再轉步軍都虞候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
撓不進詔廣代之廣至閱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之
日夕肄習間椎牛享犒士心皆奮遣使開曉乞弟仍索
所亡卒乞弟歸卒七人奏書降而身不至乃決策深入
陳師瀘水率將吏東鄉再拜誓之曰朝廷以存寶用兵
亡狀使我代之要以必禽渠魁令孤軍遠略久駐賊境
退則為戮冒死一戰勝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退

而死也與汝等戮力而進可乎衆皆踴躍廣挾所得渠帥及質子在軍而令以次酋護餉以是入箐道而無鈔畧之患師行有二途從納溪抵江門近而險從寧遠抵樂共壩遠而平蠻意官車必出江門盛兵阻隘而師趨樂共蠻不能支皆遁去廣分兵繞帽溪掩江門後破其險水陸皆通行益前進每戰必捷次落婆遠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異除阜為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匿弩

士羶裘猶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阿汝及
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
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得隨江橋下脫走得其種落
三萬進次歸徕州窮探巢穴發故酋甫望箇怨塚天寒
士多墮指而乞弟意不可得監軍先受密詔聽引兵還
遂班師拜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西兵未解上疏求
面陳方略及入見言韓存寶雖有罪功亦多以今日朝
廷待諸將存寶不至死廣還部至閔鄉疽發斷頸卒年

四十八廣為人有風義輕財好施學通左氏春秋臨事
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列
上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秉常母梁氏將內侮
論中國將帥獨畏廣聞其南征乃舉兵然在瀘以敕書
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邇被惡疾死或以為殺降
之報云

論曰宋太宗既厭兵一意安邊息民海內大治真宗仁
宗深仁厚澤涵煦生民然仁文有餘義武不足蓋是時

中國之人不見兵革之日久矣於是契丹西夏起為邊患乃不吝繒帛以成和好神宗撫承平之運銳焉有為積財練兵志在刷恥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實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權勸呂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發塚殺降君子疵之

宋史卷三百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沈心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六十三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九十四

种世衡

子古諤誼孫朴師道師中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折其
賢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
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

法當徙遁去比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脊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諂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章獻后嫔家也所爲不法嘗干世衡以私不聽蒙正怒乃誘知謙訟寃而陰助之世衡坐流竇州徙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爲孟州司馬久之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爲辨其誣宋綬狄棐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監隨州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

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
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
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
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
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
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
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
以飲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爲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

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彊未嘗出謁郡守聞世

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

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

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

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

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

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

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

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卽命慕恩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

世衡時臥病卽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初
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陵遇乞兄
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厯
二年鄜延經略使龐籍兩爲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
破丑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
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
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
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趨勇善

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數盪
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剛
浪陵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
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綴畫龜喻
其早歸之意剛浪陵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
昊疑剛浪陵貳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竄中使其臣李
文貴以剛浪陵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
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時朝廷已欲招拊籍召文貴

至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聞野利兄弟已誅爲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具言元昊未通時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嵩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又進侍禁閣門祇候世衡死籍爲樞密使世衡子古上書訟父功爲籍所抑古復上書遂贈世衡成州團練使詔流內銓授古大縣簿尉押還本貫籍旣罷古

復辯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嵩疏爲定詔以其事
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
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
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
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子古諤診皆有將才關中號曰
三種誼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爲人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與
弟時稱小隱君世衡卒錄古爲天興尉累轉西京左藏

庫副使涇源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斬級數

百築城鎮戎之北以據要害神宗召對遷通事舍人官

其三弟與弟診破環州折薑會斬首二千級遷西上閤

門副使民有損直鬻田於熟羌以避役者古按其狀得

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爲民兵歷環慶永興軍路鈐

轄坐訟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寧州徙鎮戎軍熙河師

十萬道境上須芻糧僚佐以他路爲言古曰均王師也

命給之又徙廊隰二州卒年七十古明達孝義弟諤坐

擅興繫獄乞納官贖其罪世衡遺張問田千畝問返之
而世衡死古終不復受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因立青
澗功而古以私憾訟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知青
澗城夏曾令陵內附詵恐生事欲弗納諤請納之夏人
來索詵問所以報諤曰必欲令陵當以景詢來易乃止
詢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
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盃名山

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卽以聞詔
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
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鬪夷山呼曰兄已約
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盃示之名山投槍哭遂
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
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衆
至集傳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
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

爲兩翼身爲中軍乃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已
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詵劾諤擅興
且不稟節制欲捕治未果而詵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
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
其事對曰种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
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爲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
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
東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棄囉兀責授汝州

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氊將鬼章聚兵于洮岷新羌多叛諤討襲誅之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逋宗講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遷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爲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擣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爲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諤卽次境上帝以

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書聞帝大喜羣臣稱賀遣中使諭獎而罷中正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迂枉不進士卒饑憊欲以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

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爲閤門祗候將進城
橫山命徐禧李舜舉使廊延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
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
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
次遷宥州又其次脩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
括其中又其次脩鹽州則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
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
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守延旣

而永樂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
至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年五十七諤善馭士卒臨敵
出奇戰必勝然詐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剗肺肝
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李稷
之餽軍也旦入諤營軍吏鳴鼓聲喏諤呼問吏曰軍有
幾帥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即叱斬之稷惶怖遽出嘗
渡河猝遇敵紿門下客曰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馬從
旗鼓千騎亟趨大軍客信之敵以爲諤追之幾不免自

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
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誼字壽翁熙寧中古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誼以官從
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董氈
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爲回枉以夸險遠誼固習其
地里誚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趨便
道鬼章怒脅以兵誼聲氣不動卒改塗外爲路都監自
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使元祐初知岷州

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爲內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誼亟進攻晨霧蔽野跬步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誼戲問之曰別後安否不能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今日果爲所擒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拜西

上閤門使康州刺史徙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高使誼

統諸將敵聞誼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

進熙河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保陪不相

接腴田多棄不耕誼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會遷東上

閤門使保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誼倜儻有氣節喜讀

書莅軍整嚴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

戰未嘗負敗岷羌酋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息

誼至厚待之適有小過叱下吏將寘法順誠叩頭伏罪

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羣羌畏惕及洮州之役二人功最多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時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爲賊所殺以馬負其尸去羌乘

勝追北師還遇隘壅迫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
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
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
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挿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
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睜眦莫敢前舜臣因得
整衆湏臾羌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
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踰隘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
當是時徵舜臣則師殲矣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

後十人

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
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決師
道緝閱案牘窮日力不竟然所訟止母及兄而已引吏
誥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援鄉里足未吏叩頭服
罪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
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

其人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

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

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

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

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

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

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

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

舉崇福宮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
往夷之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
求之果得水滿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
禦使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
河師道陳于河澣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
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驕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
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萬計
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

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旣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
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
城不下視此衆股栗譟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
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
宣使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
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
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旣次白
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

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

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
至洛陽聞韓瑗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
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
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
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兩
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
稍北歛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
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

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
對曰外國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
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
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
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
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
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
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

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略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所營以及于敗旣敗李邦彥議割三鎮師道

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趣
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
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
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
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
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
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
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

是加檢校少師進大尉換節鎮洮軍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旣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大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帝臨奠哭之慟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

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
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諡曰忠憲

師中字端孺歷知環濱邠州慶陽府秦州侍衛步軍馬
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內侵
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遣副
姚古爲河北制置使古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或謂
師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則勢不能自還此段
凝師于河上比也時大臣立議矛盾樞密主破敵而三

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尼堪已至澤州臣欲由
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可行
尼堪還師中逐出境尼堪至大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
困之內外不相通姚古雖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而不
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古犄角進次平
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留屯真定時尼堪避暑雲中留
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
之數遣使督師中出戰且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

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恐受此爲罪乎即日辨
嚴約古及張灝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
抵壽陽之石坑爲金人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大
原百里而古灝失期不至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
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
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怒散去所留者纔
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
將諸軍自是氣奪劉韜言師中聞命即行奮不顧身雖

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師謚曰莊愍

論曰宋懲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逢掖治邊陲領介冑然兵勢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之際豈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動羌夏諸子俱有將才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徽宗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禍金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之長驅上黨師

中欲出其背以擒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許翰顧以爲怯
緩逗撓動失機會遂至大衄而國隨以敗惜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